



齋等襲斬興治盡殺降者八百餘人島中乃定明朝以沈世魁為都督清人忿興治之死領二萬騎渡江至清北諸郡將入糧島會明朝總兵黃龍以舟師至島擊破其衆敵遂退走丁丑春清人既破本國分路而歸命留明朝降將孔有德耿仲明由水路將攻糧島徵兵助攻遣平安兵使柳琳義州府尹林慶業等各領麾下兵以應島中周設火炮孔耿輩累日不敢近向策於我國一帥始答以不知孔耿誘脅不已乃答曰島之一面阻山山下即海島人不設備矣孔耿乃乘船險山潛師以入遂陷島沈世魁率手下數百人登山而陣孔耿使人誘之爾若來附富貴可共世魁答曰我為大明臣死則死矣豈降大羊哉清兵悉力攻之漢人皆死鋒鏑無一降者遂盡掠婦女寶貨而去以所餘二百五十口賞柳琳等慶業請換我國被虜人以回島中乃空兵部移咨義州令驗攻島所得戰具於鳳凰城火藥七萬六千四百九十斤他物稱是至今漁採入島者或得埋銀及諸珍寶○時島中有異人居窟中隆冬不寒食木實言多神驗一日乘舟避去

旅菴全書

卷七 麗界考

十二

未幾有劉興治之亂今名其窟為馬神仙窟

蔚陵島

蔚陵島舊一作蕙一作芋一作羽一作武二島一即于山在蘆珍縣正東海中與日本之隱岐州相近三峯岌案撐空南峯稍卑日清則峯頭樹木及山根沙渚歷歷可見風便二日可到地方百里所產柴胡菓木石南藤草諸香木蘆竹多合抱者蘆實桃核大可為盃升山猶大如犬鼠大如狃海中有大獸牛形赤眸無角群臥海岸見人獨行害之遇人多走入水名可之島本于山國新羅取之後恐遼倭為寇刷出居民空其地高麗太祖庚寅土頭貢獻授使白吉爵以土頭為正朝顯宗壬戌島民被女真寇掠逃來者多處之禮州為編戶德宗壬申島主遺其子夫於仍多郎來貢仁宗已未溟州道監倉使李陽實入島取菓核木葉異常者以獻殺宗已卯王聞島中地廣土肥可以居民遣溟州監倉使金柔立往視欲復為縣回奏云島有大山自山頂東距海一萬餘步西距海一萬三千餘步南距海

1170

一萬五千餘步北距海一萬餘步有村落墟七所破礎尙存或有石佛石塔鐵鐘地多巖石人不可居遂寢其議後崔忠獻以本島土壤膏沃多珍木海錯遺使移木郡民以資之後屢為風濤所盪舟覆人多誤死故因還其民高元之際本國叛臣李樞等告于元以蔚陵島多珍恠之材元遣使入島欲伐木以納上表陳乞得止本朝 太宗大王聞流民多逃入其島再命三陟金麟雨為按撫使刷出 世宗戊午遣縣人萬戶南顯率數百人往搜捕民盡俘金丸等七十餘人而來其地遂空 成宗辛卯有告別三峯島者乃遣朴宗元往見之因風濤不得到而還同行一船泊蔚陵島只取大竹大鰓魚而回啓曰島中無民居矣

按輿地志云一說于山蔚陵本一島而考諸圖志二島也一則其所謂松島而蓋二島俱是于山國也

旅菴全書

卷七 麗界考

十三

此島之橫占而乃欲攙越窺視是誠何心恐非隣好之道所謂磯竹島實我國之蔚陵也介於慶尙江原海洋載在輿地焉可誣也蓋自羅羅以來取考方物逮至我 朝累刷逃民今雖廢棄豈可容他人冒居耶前日復書之今日已矣 已悉梗實島宜置然改圖而今乃直以解纜發船為言不幾於輕朝廷而昧道理乎貴島於我國往來過行惟有一路譬門戶此外無論漂船皆以賊船論斷弊鎮沿海將官惟知嚴守約束而已不知其他惟貴島審區土之有別知界限之難侵恪守信義努力自勵免致謬戾尙克有終 肅宗癸酉馬島太守平義信押還漂民二口貽書禮曹曰貴域漁氓行舟於本國竹島極是不到之地也以故土官詳諭國禁今者亦復不願國禁漁氓四十餘口入竹島雜然漁採由是土官拘留其漁氓二人 為質於州司以為一時之證我因幡州牧連前後事狀馳報于東都蒙令被漁民附與弊邑以還本土不佞想夫我 殿下泛愛庶黎無間於遠近既往不咎惟緣鴻庇二氓得還故土也此事所係

非細兩國豈可不思無妄之禍耶速加改令於邊海堅制禁條隣睦悠久一好事也答曰弊邦海禁至嚴制東海民使不得出於外洋難弊境之鄰島致煩領遠隣好之義實所欣感海氓獲漁以為生理或不無遇風漂轉之患而至於越海深入法當痛懲今將犯人依律科罪是時接慰官洪重夏東萊傳授答書則差其以為只論竹島事足矣爵陵島固知為貴國地壬辰後為日本所占據者貴國芝峯類說中不有之乎首譯朴再興曰類說中誠有之然此有大不然者壬辰之亂日本兵深入我境西至于平安北至于咸鏡大小沿郡邑皆為亂兵所據不獨爵陵島一島而已豈可以壬辰亂兵所占據者為言乎類說所論非所援況文士一時漫筆何足為明證甲戌馬島太守平義信奉齊禮曹曰向者貴國漁民往入本國竹島者回還焉回簡有爵陵島名是所難曉也只翼除却爵陵之名云云乙亥島倭橋真重上書于東萊以竹島設疑問四條丙子馬島奉行倭平獻顯

旅菴全書

卷七 雜評考

十四

等六人寄書於我國譯官卞宋兩人其一論竹島事其一論安龍福擅行事時廟堂諸議以爭一空曠之地開疆強為不可獨領相南九萬以為疆土受之祖宗不可與之乃曰此島高麗得之於新羅 我朝得之於高麗元非日本之地以此往復不已事遂寢遺武臣張漢相往審島中自是定為法每三年一送人觀其島官給斧子十五伐其竹若木又採土物若干納于朝以為信三陟營將及越松萬戶相遞入焉

安龍福事

安龍福者東萊人也隸樞軍善日本語 肅宗癸酉夏入海漁採漂到爵陵島遇人其船被拘入日本五浪島龍福言於島主曰自爵陵距我國一日程距日本五日程非屬我國者乎朝鮮人自往朝鮮地何拘為島主知不可屈解遂伯耆州太守厚遇饋銀幣龍福不受曰願日本勿復以爵陵島為辭受銀非吾志也太守遂稟關伯作書契受之言爵陵非日本界行至長崎島島主即馬島之黨也求見書契出示之奪不還

送龍福于馬島時馬島主偽藉關伯命欲以爵陵爭之其實非關伯意也爵陵饒魚竹俊利其有且差倭至則國家待至豐厚倭因此來往不止至是恐龍福盡發其姦狀牢囚久之押送東萊又囚于館前後九十日始還龍福言于府使不以聞明年接慰官至東萊龍福又訴前事朝廷亦不之信上時差倭累至若將生靈國人憂之而不知為馬島所瞞龍福憤甚走茅山海邊有商僧雷憲等艤舟龍福誘之曰爵陵島多海蔘吾當為汝指其路倍欣然從之遂舉帆三晝夜泊爵陵島有舶自東至龍福目諸人縛之船人却不發龍福獨前憤罵曰何故犯我境對曰本向松島固當去也龍福追至松島又罵曰松島即山島爾不聞乎山亦我境乎麾杖碎其釜大驚走龍福轉至伯耆州言其狀太守悉捕治之龍福乃詭稱爵陵監稅官升堂與太守抗禮大言曰馬島之居間嬌誣豈獨爵陵一事我國所送幣貨馬島轉賣日本多設機詐米十五斗為一斛馬島以七斗為一斛布三十尺為一疋而馬島以二十尺為一疋紙一束甚長而馬島截為三束關伯從何而知之不能為我達一書於關伯乎太守許之馬島主父時在江戶聞之大懼乞於太守曰書朝而入則吾兒夕而死子其圖之太守歸語龍福曰毋庸上書且速歸馬島如更爭界者可差人資書來龍福還泊襄陽告于官且獻在伯耆時呈太守文以證前事諸從者一一納供如龍福言無異辭於是馬島知不可復誣抵書萊府謝曰不敢復遣人至爵陵是時事由龍福發故倭疾之以龍福行不由馬島為罪舊約有自馬島向釜山一路以外皆禁之文故也朝議皆以龍福罪當斬獨寧敦寧尹趾完領中樞南九萬以為殺之適足以快馬島憤且其人傑點非碌碌者宜留為他日用乃流之至今不復指爵陵之為日本地皆龍福之功也

旅菴全書

卷七 雜評考

十五

釜山

續文獻通考朝鮮釜山地方距日本對馬島僅一日程相傳舊屬日本為大海限隔棄于朝鮮先是日本以歲侵借朝鮮穀萬斛朝鮮令人往索日